

葵花的生存之道

文 | 王双喜

今年，小区护栏外面的一片耕地过了春耕时节迟迟未种，杂草丛生，我猜想可能是由于每年夏天种下的庄稼都被大水冲毁一部分，今年是不准备种了。可是也不知是那天下班回家，发现地被翻过好像种下了什么作物，都过了春耕时节了，什么作物能够来得及在秋收时结下硕果呢？

怀着好奇的心，我每天下班都会站在护栏外面观察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农作物。过了几天，两半豆荚状的小苗探出了脑袋，由于地里长着较多杂草，小苗并不引人注目，我还以为只是翻了地，并没有种地，把小苗当成了苍耳子这类的杂草。逐渐地葵花苗长出了几层叶序，在地里一行一行地形成了规模，我还是没有认出这是什么作物，父亲告诉我这是葵花。

葵花生长的速度惊人，一天一个变化，叶片也从起初的巴掌大，长成了蒲扇大小，一下子地里葵花就成了主宰，杂草被硕大的叶片挡在下面，照射不到阳光，也就或枯萎或营养不良的样子。葵花是顶花生长，没有任何侧枝，根部吸收的营养全部输送给头部的花苞。

霎时间，葵花们好像都约好了一样，千朵万朵葵花一夜间全部绽放，笔直的植株托起金灿灿的花盘，昂起头向天空展现它的美丽。花盘上无数的花序竞相开放，吸引着成千上

万只蜜蜂忙来忙去。父亲说葵花就是要成片种植收成才好，单株是无法授粉结下葵花籽的，单株虽然看上去也长满了，但实则只是长了外壳，内部并没有籽粒。

花盘外圈的花瓣渐渐枯萎，这也预示着葵花授粉结束。这时，葵花又慢慢地低下了头，将葵花盘深深地藏入硕大的叶片下，这是让小鸟无立足之地，保护它颗颗饱满的种子。翻开花盘一看，葵花盘上小小的花苞虽然合拢，但并没有脱落，这是为了防止害虫爬到花盘上。但是轻轻一碰，又很容易脱落，这是防止一旦有害虫爬上去，枯萎的花序在外力的作用下，将爬在其上面的害虫一并脱落。

葵花的一生，从雌雄难辨的方法度过了它的幼年，用快速生长制胜杂草度过了青年，用最绚丽的色彩拥抱自然度过了中年，用最巧妙的规避技巧保护了一年的果实平安度过了晚年。投入大地前，它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，它用自己精湛的生存技巧，回馈了数以万计的果实。这也正如我们入职工作一样，刚入厂我们是职场小白，在公司的培养下，我们摒弃了一切外部诱惑，茁壮成长，光彩照人，如今遇到了企业改革和钢铁行业发展的寒冬期，我们更应该发光发热，为企业发展结下累累果实而不懈努力奋斗！

冬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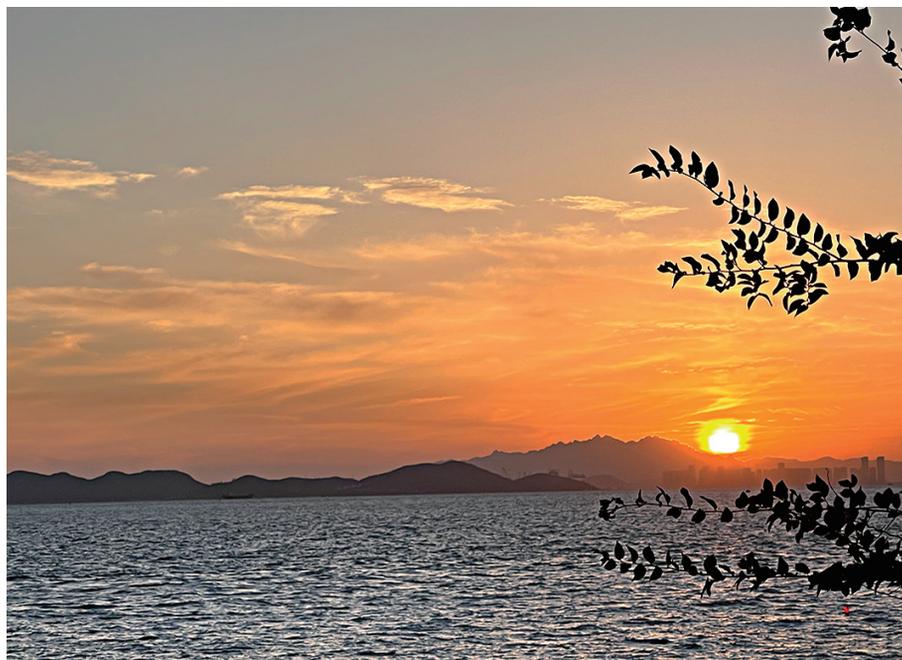
文 | 张波

我不喜欢用明媚去形容春天，亦不喜欢用严酷来形容冬天，因为我懂得，一年四季都是美丽的，冬天亦不例外。

冬天的矿山，大地赤裸裸，没有伪装和浮华，土是土，泥是泥，石头是石头，一切自自然然，给人醇厚质朴感。冰封雪裹的

冬天矿山，白茫茫一片，不见丑陋，不见淖泥浊水，那山是白的，到处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
走进冬天积雪的矿山，所有阡陌不见往日的尘埃，变得软绵绵的，让你更多的体会到它的温存和实在，它的宽广和无私。而这时，山峦、公路和树上的雪，你绝对不会看成一片苍白，而是一种充满生机的白，一种昭示着灵气与动力的白。在雪白树下映出的红叶，使冬天的矿山更加美丽如画！



又见夕阳海边落 牛志刚 摄

为故乡立一座丰碑

——读《秦腔》有感

文 | 郎晓英

同样是描写陕西农村，贾平凹的《秦腔》，并不像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那样感人肺腑，也不像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充满魔幻厚重色彩，它是一部用秦语说秦事表秦情的作品，语言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语言是思想的载体，作者用生动语言绘形绘色地写秦腔，写秦川人痴迷秦腔，以及对他们由秦腔激发的喜怒哀乐场面的描绘，展现了那片土地上人们热情蓬勃的生命力。

《秦腔》以两条线展开，一条线是秦腔戏曲，一条线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。这两条线相互纠结，在一个叫清风街的村庄里演变着近二十年的历史。清风街有白家和夏家两大户，白家早已衰败，但白家却出了一个秦腔戏曲演员白雪，白雪嫁给了夏家的儿子夏凤。夏家家族两代人主宰着清风街，而两代人在坚守土地与逃离土地的变迁中充满了对抗和斗争。本书通过疯子“引生”的视角来描写陕南清风街所发生的变化。二十年里，清风街以白、夏两大户以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、悲欢

离合、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给农村带来的激烈冲击和变化。

对我来说，夏天义对于土地的爱恋最能引起我的共鸣。夏天义以前是村里的干部，颇有权威，年纪大了退下来，与新一代的管理理念不大相同。夏天义认为农民就是要做好农业，忠于土地，而不是要搞什么农贸市场。于是，他不顾众人反对，坚持要挖七里沟，誓要在七里沟淤出更多土地。最后，他的愿望来不及实现，却因为七里沟的东崖滑坡，他被埋没在其中，并永远葬身于此。

有人说，夏天义就是农村土地的现实映射，他的命运就是农村土地的命运，在当今现代化大潮涌入的时代，似乎夏天义的恋土情怀

不能得到世人的肯定，虽然说故土是农民的根，但现在的农民子女已不再希望自己是农民，纷纷涌入各大城市，努力实现阶层的跨越。

如今回到老家，虽然也可以看到一片片绿油油的玉米地，但是在这些田野上劳作的最小的也是70后，难以想象，再过几十年，等这批人走了，我们熟悉的农村会变成怎样？我们以前跟着父母去地里拔草、秋收的场景都化为不可挽回的回忆。

贾平凹曾说，要以此书“为故乡立一块碑”。正如文中夏天义在这乱石堆上立的白碑，也正是贾平凹在这个社会巨变，伦理颠覆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狼藉上，为最后一批人的坚守和付出立的纪念碑。

雪

文 | 赵多加

寒风料峭，万物始藏。初雪之后，仿佛一切才有了冬天的味道，白茫茫的，笼盖着整个世界。

这场雪，雪花小小的，远没有北边的鹅毛壮阔，但是下得密，又急，而且胜在风大，又风向不定。窗外的雪，从斜向左，又被刮成斜向右，两波雪花撞在一起，蓦然间打着旋儿，好似又逆着向上飘了。难得下得这样热烈。

其实有时会很好奇，大雪在冬日的某一天飞扬，那必是严寒碰上了严寒，凋亡迎来了隐藏。在这种失落和死亡息

息相关的天气中，人类为何总对着雪唱出新生的乐章？

或许是因为雪本身的美丽。它纯白、晶莹、透亮，铺天盖地而来，却不显得压抑，纷纷扬扬而落，也不见得狼狈。它像是天地间寻乐的精灵，乘风远行，无忧无虑，当风吹起时，它扇动着羽翼。

又或许在历史某一个寻

常的冬日，在那些战争不再、风调雨顺的年岁里，终有一日人们发觉，大雪掩埋的已不是破碎的骸骨，而是肥沃的土壤，雪花落在脸上，融化出的不再是伤痛和泪水，而是来年的丰收和喜悦。于是在那一刻，雪在人类千年的文明中，横生出一枝欢乐可爱的枝芽，并茁壮成长，乃至万古长青。

傍晚的时候，风停了，雪也下得小了，抬眼望去，下过雪的天，和雪地一样绵密，恍惚间世界颠倒，我们仿佛住在云上，空中细细碎碎的光，是星星落下来了。



雪韵 王振华 摄